

# 獨創色彩強烈的黑白小說

## 談劉以鬯《黑色裡的白色 白色裡的黑色》



劉以鬯代表作《酒徒》被譽為中國第一部長篇意識流小說

喜歡閱讀劉以鬯前輩的小說，遠非今日始。閱讀劉以鬯，感覺非常愉快，淺白明易的文字傳遞深刻的意涵，從不以晦澀難懂來偽裝高深；喜歡劉以鬯的小說，每一篇都不同，像在欣賞一件件晶瑩精緻的藝術品，摩挲良久，教人愛不釋手。

□東瑞

不過，我只是作為一個文學愛好者來閱讀，在文學書出版生態日益艱難的情況下，作為出版社總編輯，我缺乏足夠的勇氣出版劉以鬯的一系列作品。如果不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負責人、董事長蔡瑞芬的慧眼卓識，不斷「催生」劉老的書；如果不是劉夫人的大力協助，不斷挖掘和整理出劉先生許多文學珍品，香港的純文學和學界，可能會更寂寞一些。經過二十年的共同努力，劉氏不少代表作，從只有小眾讀者變為廣為人知，終於成為獲益的重要品牌之一。當然，無須多言，出版社配合固然重要，作品本身，也非具有重大的文學價值不可，這也正是劉氏小說的魅力所在。

### 詩意文字 追求「新」和「異」

劉以鬯小說的價值，不在於他為病態的社會和人性無法遏止的慾望提供了什麼靈丹妙藥，或高超的解決方法，而是他將我們這個社會病入膏肓的狀況看得很透，傷疤挖掘得很深，手法更高明地將人類的各種慾望尖銳無情地客觀呈現；劉以鬯小說的價值，將「為人生」和「為藝術」的作家使命結合得天衣無縫，在讓讀者獲得小說高超藝術技巧的薰陶和分享的同時，對他小說發生的背景、特定年代的社會特徵有着更感性、更形象、更生動的了解。《酒徒》、《對倒》、《模型·郵票·陶瓷》、《島與半島》是如此，這一本《黑色裡的白色 白色裡的黑色》裡的十篇短篇、中篇亦如此。如果我們重讀他的一些創作談，如《「娛樂他人」和「娛樂自己」》、《我寫過一些不是詩的詩》等，就會發現他對小說的表達方式的追求是不遺餘力的。他說：「我試圖將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結合在一起」、「我覺得寫小說應該走自己的路，盡可能與眾不同，使作品具有獨創性」。劉以鬯小說值得重視，如果從中國新文學出現的時代算起，劉以鬯小說作為百年來的中文小說長廊中獨特的一部分，那是當之無愧的，而每個作家都有其獨創性，不必做任何比較。

劉以鬯出任何一本書，都追求「新」和「異」。例如《郵票·模型·陶瓷》將與這三種也屬他的嗜好的題材的小說收集在一起；《不是詩的詩》內的作品也是如此，書內文體有評論、文學批評、散文、獨幕劇、微型小說、短篇小說及中篇小說，貌似混雜，其實也頗為和諧，這和諧就是無論哪一種題材，文字都很有詩意，全書就用充滿詩意的文字統一起來。本書的奧妙精彩之處就在於所收十篇，全都與「黑白」有關。不但體現在十篇的篇名上，還與小說內容有絕大關係。例如，《黑妹》的「黑」是指膚色，寫的是如假包換的黑人女兒的故事；《穿黑襯衣的白種人》的「黑」是指衣服顏色；《白得像雪 黑得像墨》前指膚色，後指髮型，以一種女性外觀的尖銳對比反襯出女性之美；《黑痣》中的「黑痣」只是一種「道具」，也成為謀生而不能不用的象徵物；《白飯黑飯》「黑」指鴉片等毒品；《黑是罪惡的保護色》的「黑」指夜晚；《盤古與黑》的「黑」指的是黑暗，其他幾篇題目中的「黑」或「白」有的是形容詞，有的整體就是一個象徵物。全書中最引起轟動的的是發表於一九九一年《香港文學》的《黑色裡的白色 白色裡的黑色》，小說以白底黑字和黑底反白字相間的形式寫成，顛覆了小說創作的守舊傳統，一時間掀起了文壇評論的大熱潮。儘管劉先生說：「我寫這幾篇小說的動機，並非因為色彩是現代主義的基本特徵，而是基於我們中國人的一句老話：黑白分明。」收在本書裡的十篇小說，既有黑白分明的，也有黑白交融的，呈現了劉以鬯小說內容的複雜豐富和形式的炫目變化。

### 用筆如刀 解剖社會病體

十篇小說，背景不同，年代有別，人物職業身份並不單一，但基本上都是圍繞着小人物追逐着大大小小的慾望而展開。人類中那種原始的、與生俱來的、隨着得到滿足而愈來愈填不滿的慾望，成為本書十篇小說的母題。不知是偶然的巧合抑或作者在編書時有意的安排，慾望，像是一隻看不見的巨獸，隱藏在書中人物的心靈深處。哪怕人物身份職業不同。十篇中的人物有鴉片鬼（吸毒者）、吧女、高利貸者、遊客、歌星、情竇初開的少女、洗衣婦、經理的二奶、受人歧視、性格扭曲的私生女等等，三教九流、販夫走卒無所不有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在《黑色裡的白色 白色裡的黑色》中的主角——正直、關心世事、熱愛文學藝術、富有同情心的麥祥以及《白飯黑飯》內毒癮入骨、六親不認、為吸毒逼妻女為娼、逼兒子盜竊、害得家破人亡的無可救藥的社會渣滓戴老六。他們形成了善與惡、正與邪的鮮明兩極。我們說的「慾望巨獸」正吞噬着一些人的人性良知，可以說以戴老六為代表。《白飯黑飯》的寫實功力很強，正是劉以鬯「不完全拒絕傳統」的明證，也是全書中刻畫塑造人物最為深刻、成功的範本。其他小說中，還有為追求美滿愛情、將一個瑞典遊客亞道佛作為假想的未來對象的女服務員朱蝶（《穿黑襯衣的白種人》）；希望能有個理想歸宿、然而家境巨變、遇人不淑的「女酒徒」（《喝了幾杯白酒》）；兩顆寂寞的心在旅途中相伴、互相傾慕、內心有好感卻始終未敢啟齒的孤男寡女司徒松年和沙兩儀（《白得像雪 黑得像墨》）；在生活線上掙扎求存，企圖在賭場和歌壇上得意的歌女和因失戀而失落的「她」以及她們互取所需的纏綿（《黑痣》）；不甘心命運安排、一生下來就不知道父親是誰、因黑色膚色而受嚴重歧視、以固執的個性希冀改變命運的黑妹（《黑妹》）；用錢買肉體慾望的經理小老婆和意志薄弱、受誘惑的小白臉（《黑是罪惡的保護色》）；為滿足吸毒慾望、進入醉生夢死境界而不惜以家破人亡為代價的戴老六（《白飯黑飯》）；為逃出牢籠、反抗被出賣、追求生命自由的少女（《白鴿》）；為開天闢地、驅散黑暗而努力奮鬥的盤古（《盤古與黑》）；騙財騙色、搶劫、高空扔物、銀行倒閉……什麼都可能發生的社會及其眾生相（《黑色裡的白色 白色裡的黑色》）。幾乎在每一篇



劉以鬯

，我們感覺到劉以鬯小說中的人物，都在奔逐、追求、掙扎……他們或者為了愛情、婚姻、情色，或者為了生存、自由、娛樂、金錢、女人；慾望有強烈的、微小的，也有正常的、惡邪的，在劉以鬯小說內，無處不在，無時無刻地影響着作品中的人物，也叫讀者讀之感動、感觸、感慨和感嘆！當然，食色性也，飲食男女有着各種正常的慾望，包括生存的、肉體的、精神的，也無可非議；慾望會產生變體，化為反常的、邪惡的、變態的。本書十篇，作者，用筆如刀，解剖這社會病體，挖掘隱藏的毒瘤，讓你看到了不易看到的一面。這正是劉氏小說的寶貴價值。

### 跨越三十載 描畫香港百態

其次，本書十篇小說，時空跨越三十幾年，從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香港社會，都成了不同小說的背景，對於認知不同年代的社會和民生，其價值也不可忽視。小說背景，除了香港，還有澳門、吉隆坡、檳城、太平、曼谷等地。當然，最多的還是香港。在《黑痣》中我們看到了真實的香港，與西方某些作家的虛構塗鴉當然不同。請讀：「走出飛機場，高樓大廈與瓦頂的石屋共存。依舊沒有人力車。依舊沒有穿開叉旗袍的女人。有些失望。那是一輛旅遊車，像電影院一樣舒服。透過藍色的玻璃，見到太多的霓虹燈。……」「旅遊車停在酒店門前。兩盞宮燈所表現的中國氣息缺乏真實感。」「夜香港像是一個濃妝艷抹的女人。維多利亞城的萬家燈火。」這是七十年代的香港。六十年代的「煙寨」又是怎樣的？劉以鬯為寫《白飯黑飯》，做了一番調查研究，請讀：「香港的煙寨，多數是『兩燈一槍制』，兩個道友合睡一榻，合用一槍。換一句話說，如果兩個道友要過癮，就得一個吸，一個燒，等到一個吸完一筒，將煙槍交與另一個，那另一個將燒熱的煙泡裝在煙洞上；而這一個又開始用槍餐燒煙。」這真具體的描寫和敘述，有力地加強了小說的真實性。只要慢慢將劉氏小說至少讀兩遍，就會發現他關注社會的高強能力，令人欽佩。到了寫《黑色裡的白色 白色裡的黑色》的一九九一年，劉以鬯把對世情、社會的關注發展到一個極致，以黑白兩種色調寫下社會一系列眾生相，也為人性的多面、文化的滄桑等方面留下了珍貴的文學篇幅。由於本書已附有我寫於一九九四年、長達萬餘言的評論《菲林上的文學風景》，不再贅言。

小說是語言的藝術，小說唯有不斷創新，才擁有不死的生命力。這也是劉以鬯小說最大的價值之一。多元化的表現形式，會更有力地表達主題。在這方面，本書堪稱為學習創作小說的一個範本。一是視角的變換。本書用齊三種敘述觀點，大部分為第三人稱（全知觀點），也有用第二人稱（如《黑是罪惡的保護色》）以及第一人稱的（如《黑妹》、《喝了幾杯白酒》）。二是細節的巧用。《黑痣》裡的歌女，黑痣從左變在右最後竟然消失，蘊藏了一個重大秘密；《白得像雪 黑得像墨》最後出現紙條，紙條上寫了女主角的電話號碼，寄託了一個溫暖的希望。三是情節的經營，頗下心思。不到結局，不知人物命運，讀來感覺到作者在抽絲剝繭，充滿了閱讀上的懸念和趣味。像《穿黑襯衣的白種人》《白得像雪 黑得像墨》都很精彩。四是各種技巧的嫺熟運用。意識流動和象徵主義結合（如《白鴿》），自白（如《喝了幾杯白酒》）、半劇本式的旅遊小說（如《白得像雪 黑得像墨》），微型小說式的驚奇結局（如《穿黑襯衣的白種人》），注入詩意語言而所寫現實卻有點醜惡的《黑是罪惡的保護色》）……最「離經叛道」的是作為書名的《黑色裡的白色 白色裡的黑色》和《盤古與黑》，前者利用了黑白相間的方式，書寫善惡正邪，猶如黑白菲林給我們奇異的感覺；後者，文字很有感覺主義的色彩，一切配合和模擬着盤古衝破黑暗的艱難過程，還借助了文字的圖像化，於是故事新編、感覺、圖像構成了一篇獨創感強烈的現代小說。以上種種，都值得文壇去研究，對於今日的文學創作者，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借鑒作用。

我深知以我的水平和履歷，為本書寫序，資格還是不夠；本篇其實是一篇文學愛好者、劉以鬯小說的忠實「粉絲」寫的讀後感。雖然書內每一篇小說我都至少讀了兩至三遍，但十分慚愧，我交出的「答卷」也只能如現在模樣。謝謝劉以鬯夫婦給了我這樣的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。

本書初版於一九九四年五月，斷版了很久，劉先生對本書頗為偏愛，經一番修訂，改正了不少錯處，又加了本篇和附錄，蔡瑞芬讓打字公司重新打字，丘安盛女士認真校對後，再度重印，以滿足喜歡劉以鬯作品的讀者和研究者的需要。

二〇一二年四月

稿例

本版園地公開，歡迎惠稿。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文學翻譯、作家評論、文壇動態述評，均受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稿件一經刊出，即酌致薄酬。投稿請至 tk1902617@hotmail.com

逢星期日出版

## 劉以鬯小傳

原名劉同鐸，字昌年，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七日生，祖籍浙江鎮海。  
一九四一年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，曾在重慶、上海、香港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等地任報紙、雜誌編輯、主編。  
一九三六年開始發表作品，主要著作有《酒徒》、《對倒》、《打錯了》、《他有一把鋒利的小刀》、《黑色裡的白色 白色裡的黑色》、《甘榜》、《熱帶風雨》等。著作多次獲獎，其中《酒徒》入選北京出版社出版的《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》、《亞洲週刊》評選的「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」與「香港筆薈」評選的「二十世紀香港小說百強」，並由黃國兆導演拍成電影。  
一九九四年為香港臨時市政局「作家留駐計劃」第一任作家。  
一九八五年一月至二〇〇〇年六月任《香港文學》月刊總編輯。為香港公開大學榮譽文學博士、榮譽文學教授。  
二〇〇一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，二〇一一年獲頒銅紫荊星章。

